

## 第一章

「我囑咐過你多少次了，外面多少小明星等著靠你拉抬聲勢，你怎麼還……好吧，你願意給他們利用，你們各取所需別人管不著，但你好歹為自己的形象考慮一下，現在已經不流行濫情才子壞男人的設定了，就算偷吃也不能讓人拍到啊！」

一陣歇斯底里的爆發之後，編輯深吸了幾口氣緩和了一下情緒，然後扯了扯身上已經皺巴巴的西裝和歪掉的領帶，回頭看著沙發上的男人。

宮真赤著上身，只穿了條黑色的運動褲，露出長年健身，練出來的好看而並不誇張的肌肉，他完全不像是多年伏案寫作的人，再加上一百八十二公分的身高，反而更有種運動員的感覺。

對抓狂的編輯視若無睹，宮真躺在沙發上一邊看電視一邊吃著蛋糕，那是編輯起了個大早提前排了一個小時的隊才買到的，這蛋糕每天限量一百個，每人最多買兩個。

宮真兩口就吃完一個，伸手準備要去拿第二個的時候，電視裡正好播到他和那個最近正在竄紅的女明星的緋聞，童顏巨乳的女星穿著招牌的低胸裙露出深深的乳溝，一臉嬌羞地對著鏡頭說：「我和宮先生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啦……」說是這麼說，但是表情卻讓人浮想聯翩。

當記者問她會不會參演最近馬上開拍的由宮真作品改編的電視劇時，她一臉純真而又期待地說這要看劇組會不會來找她。

這時候的演技倒是比拍戲的時候好多了……宮真冷笑了一聲。

「我說少爺，您有沒有在聽我說話？」從頭到尾都沒得到回應，編輯實在沉不住氣了。

「我在聽啊……」宮真頭也不回地換著頻道。

編輯上前一步兩腿分開擋在電視前面，兩手環在胸前瞪著宮真。

宮真抬頭看他一眼，又低頭盯著編輯幾乎正對著他的胯下，曖昧地笑了笑，「我現在才發現你的尺寸似乎不錯啊……」

編輯嘴角抽了一下，心裡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自己：他需要忍。這麼多年他也應該習慣了，只要再忍一忍，再過兩年說不定他就能坐上主編的位置了。

看著編輯隱忍的表情，宮真笑了一聲，關掉電視把遙控器扔到一邊。

「我沒偷吃。你又不是不瞭解我，我要跟誰在一起從來都是光明正大的，那天只是恰好碰到她，她自己湊上來跟我打招呼，我他媽連她是誰都不知道。」說著，

他拿起另一塊蛋糕送到嘴邊，咬了一口之後，兩眼看著編輯，舔了一下嘴角的奶油，粉色的舌尖緩緩滑過嘴角，異常誘惑。

然而在編輯看來，這只是一隻花孔雀在發騷。

宮真就是一隻漂亮的孔雀，一部性愛機器，而且男女不拘，私生活是出了名的混亂，但也是真的有才華。

一個人的才華雖然不足以彌補一切，但似乎也更容易讓人得到理解和原諒。

宮真的脾氣不好是公認的。

只是所謂的脾氣不好也要分人，明星脾氣不好就是要大牌，而作家脾氣不好，則可以說成是有個性，或者是文人的乖僻。

宮真作為當紅作家、年輕又長得好，光這兩點就已足夠吸引人，是公司的搖錢樹，所以脾氣不好、私生活混亂也只能忍，編輯對宮真可算是又愛又恨。

負責宮真的這幾年，他真覺得自己老了好幾歲，生生從青年變成了中年，跨了一個十年。

「好吧，先不管其他的，我們說正事。」歎了口氣，編輯調整了一下情緒，不管怎麼說，接來要做的事才是重點。

今天他是來和宮真討論即將開拍的電視劇的行程問題。

宮真有一部暢銷小說將被改編成電視劇，一切都已準備就緒，開拍在即，小說原作寫的是發生在一幢酒店裡的一系列謀殺案，可以說是部燒腦作品，有案情也有愛情，在各年齡層都很受歡迎，在網路閱讀橫行的今天，出版之後曾經一度霸佔書店的銷售排行榜榜首數月之久，這次的影視化可謂在情理之中。

之前宮真曾經有一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而作為第一部被改編成電視劇的作品，讀者也異常期待，從宣佈要開拍之後，便一直備受矚目。

宮真作為原作和編劇之一，這次將全程參與拍攝，這是宮真當初要求的，製片方也求之不得，宮真同劇組一起進行拍攝，無疑又給這部戲增加了不少看點。

然而製片方是開心了，卻愁壞了編輯，只有他知道，宮真這一尊大神還真不是誰都能伺候的。

「拍攝地點大部分都在酒店裡，所以不用到處跑外景……」

編輯介紹著這次的拍攝地點，宮真看起來不怎麼感興趣，但也算聽得認真，偶爾還會插嘴問一句。

確定完基本情況之後，編輯收拾好東西準備離開，突然想到什麼，「對了，製作人讓我來問你要不要客串一個角色？」

「我對演戲不感興趣。」宮真重新將電視打開，一邊換著頻道一邊說：「我的工作就是編劇，其餘的我一概不會參與。」

關於這一點編輯倒是很認可宮真，在工作方面，宮真一向很敬業的，就算有拖稿也是因為稿子本身需要修改，即便是延期也要改到滿意。

「那，一切順利。」編輯想了想又不放心地說：「有什麼事就打電話給我。」

宮真笑了，抬頭看著他說：「你還真是越來越像我媽了。」

「算了吧，我頂多算個保姆。」

編輯走後，宮真百無聊賴地換了幾個頻道，沒發現感興趣的節目之後便關了電視來到工作的電腦桌前。

筆記型電腦永遠是開著機的，檔案也是打開的，前面斷斷續續的只有幾行字，甚至連開頭都沒有寫好，但是後面卻寫了不少。

這是一部新作品，還沒有排上出版進度，所以並不趕，他有空的時候就寫一點。飛快打了幾行字，宮真皺了皺眉，伸手拿起放在旁邊的煙，點了一根銜在嘴裡，一手支著下巴，垂著眼看著螢幕。

這是一場男主角和戀人告別的橋段，很苦澀，甚至還有一點矯揉造作……說通俗一點兒就是很狗血。

拿掉煙吐了口煙圈，宮真皺了皺眉，伸出食指一直按著刪除鍵，將剛才寫的幾行字全刪光了，這才覺得神清氣爽。

也許他該換換口味，嘗試一下其他類型的作品，比如……情色小說什麼的？

想了想，宮真把煙掐了，起身合上了電腦。

電視劇的主要拍攝地點是一間很有名的酒店，有個很好聽的名字—玲瓏。

玲瓏酒店坐落於山間，周圍青山綠水環繞，風景美、空氣好，六層仿古式建築看起來古色古香，聽說部分建築甚至已有百年歷史，據說是當地一戶大戶人家的祖宅，曾經多年無人居住，後來經過後人的精心修繕之後，既保持了原來的古代建築風格，又添加了現代化的元素，成為一間頗受歡迎需要提前預訂的度假酒店。劇組浩浩蕩蕩入住，因為已經提前接洽好，這段時間酒店住的大部分都是劇組的人，可以安心拍攝。

整個劇組成員到達酒店完成入住之後，下午的時候宮真才姍姍來遲，一身運動休閒打扮，鼻子上架著副飛行員墨鏡，身後拖著一個巨大的黑色行李箱，還背著雙肩包，一進酒店便吸引了不少視線。

櫃台小姐確認了身分，將證件和房卡一起還給宮真，「這是您的標準單人房。」

宮真一挑眉，說：「我要換房間。」

「好的，請問需要換什麼房間？」櫃台小姐微笑著問。

「你們最好的是什麼房間？」

「我們有總統套房。」櫃台小姐低頭在電腦上飛快點了幾下，「現在還有兩間空房，您只需要補上房間差價，馬上就可以為您辦理入住了。」

宮真爽快地掏出錢包，抽出信用卡遞了過去。

「請您稍等。」櫃台小姐雙手接過信用卡開始為他辦理入住手續。

就在這短暫的等待期間，宮真百無聊賴地四下打量著，突然感覺到身後有人經過，他下意識回頭看了一眼，酒店裡來來往往的人不算少，但他一眼就看到那個高大背影，肩膀很寬，襯得西裝肩背部分的線條異常俐落流暢。

那人走出大門，門口的服務生笑著跟人打招呼，他也停了一下，朝對方微微一點頭。

自始至終，宮真只看到男人的側臉，他收回視線，自己也覺得有些莫名其妙，為什麼要盯著一個陌生人看那麼久……

辦好了入住，行李員拿著宮真的行李帶他去了位於酒店頂樓的總統套房，房間裝潢的風格是現代中融合了中式復古風，極有情調，套房有一個大客廳，附設吧台、廚房，臥室另外隔開，景色極佳，兩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不同方向的絕美景色，一面是山一面是水，早起還能看到日出。

此時四周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若有似無……

對房間還算滿意，宮真大方地付了小費，行李員離開之後，他摘了墨鏡站在落地窗前一手撐在玻璃上看著外面的風景。

周圍的風景的確很好，綿延的山峰錯落起伏，不遠處的山頭不知道什麼花開得一片粉白，比起鋼筋水泥氣息十足的城市，一眼望去滿眼的綠色讓人頗感愜意，幾乎是下意識地放鬆下來。

宮真長長舒了口氣，一連幾天抑鬱的心情似乎有了一絲好轉，轉身進入臥室裡，剛脫掉外套扔到沙發上，突然有人按了門鈴。

開門之後，進來的人年紀二十六七歲左右，長相俊美、身材修長，一身黑西裝白襯衫，站姿筆挺，整個人看上去有股英姿颯爽的感覺。

「宮先生，您好。」男人露出職業微笑，「我是您的總統套房管家——方揚。」

管家？宮真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

「我們的總統套房為客人配備了專屬的管家，全方位的為您提供所需的服務，力求讓您渡過舒適的時光。」方揚解釋。

沒說話，宮真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了，轉身回到套房客廳在沙發上坐下。

方揚笑容依舊燦爛，「從現在開始，將由我負責為您提供服務，有什麼需要和要

求可以告訴我。」

宮真揚起嘴角，「很官方的說辭啊。」

方揚眨了一下眼，笑容未變，「雖然聽起來很官方，但我們的服務絕對是一流的，相信您很快就會體驗到的。」

對他的說法宮真不置可否。

「對於飲食起居方面，您有什麼特別要求嗎？」方揚問：「比如有不吃的食物，或者特別的作息時間？」

「我需要安靜，不喜歡被人隨便打攪。」

「沒問題。」方揚點頭，「我們可以定一個固定的打掃時間，除此之外的其他時間不會有人來打攪您。」曾經有位客人在酒店住了一個多月，沒踏出房間半步，也是喜歡安靜的。

宮真點點頭，又上下打量了方揚一下。

他的目光有點銳利，帶著審視，方揚不以為意，來之前他已經知道宮真是有名的作家，這次是跟劇組一起來拍戲的，作家嘛，總是有點脾氣。

又簡單介紹了一下酒店總統套間的服務，最後，方揚說：「希望這段時間您在這裡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宮真微微一笑，一雙長腿搭在雕花的酸枝木茶几上，說：「希望如此。」

「那麼，先不打攪您休息了。」方揚微笑著一點頭，轉身出去了。

身後，宮真看著他的背影，微微皺眉……

晚上，劇組主要班底要一起吃個飯，製片人要通知宮真，去安排給宮真的房間卻沒找到人，以為人還沒來，問了櫃台才知道宮真自己換到總統套房去了，心想還好不是要劇組出錢，接著就去找宮真，雙方寒暄了下，說好晚上餐廳見。

宮真抵達餐廳的時候，男女主角和其他幾個主要演員已經悉數到齊。

這次電視劇裡擔任男女主角的都算是正當紅的偶像，男主角是舞台劇演員出身，演技自然毋庸置疑。女主角歌手出身，唱而優則演，之前曾在一部電影裡客串了

一把，演技雖然不算精湛，但初次涉足戲劇的表現也算可圈可點，導演看了覺得氣質不錯又紅，就選了她。

宮真對演員沒意見，他的戲不需要什麼大牌做噱頭，只要演技合格就行，況且某些大牌排場太大，拍個戲恨不得全世界都圍著他轉，簡直麻煩。

殊不知他自己比大牌還難伺候，這一點方揚是最早感覺到的。

雖然對宮真此人早有耳聞，聽說過這位大作家脾氣不太好，但方揚覺得人有脾氣很正常，何況還是個有名的作家，以前酒店也接待過不少有名的藝術家、演員明星，不管是有個性還是要大牌，都對酒店的服務表示滿意，所以他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也對自己充滿信心。

然而兩天之後，方揚就徹底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想法——這位大作家真他媽的太難伺候了！

他已經不是用「挑剔」就可以形容的了，嫌洗乾淨後經過精心處理的床單味道不好、嫌上好的茶葉泡出來的茶不夠香、嫌法國進口的紅酒口感不夠醇……去他媽的不醇，那可是 82 年的好酒！

好吧，這些都算了，最要命的是他竟然嫌棄來送早餐的服務生長得不好看！

先不說那女服務生長得還算眉清目秀，就算真的不符合他的審美觀也沒必要當著人家的面說出來吧？

那女服務生從宮真房裡出來之後哭得梨花帶雨，嚇得他以為宮真獸性大發把她給糟蹋了。

「你們這樣的酒店怎麼成為五星級的？」宮真坐在沙發上，皺著眉，「多花點錢在裝潢上就好了嗎？一點兒都不會為客人著想，總統套房都不能提供讓客人滿意的服務還算什麼五星級酒店？」

方揚嘴角僵了一下，但還是保持著笑容，心裡則將宮真揪著抽幾百個來回。

「我們沒有做到的地方一定會改進，宮先生有什麼需要可以提出來，只要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一定會盡全力滿足您。」

聽到他加重語氣的兩個字，宮真一揚眉，「什麼樣的範圍才算是合理範圍？」

「比如……不挑剔服務生長相。」

宮真笑了，微微眯起眼看著方揚，「知道嗎，你如果長得醜，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被我趕出去了。」

靠……方揚臼齒磨得「吱吱」響，這男人的嘴真的太毒了！

好不容易把怒火壓下去，他皮笑肉不笑地說：「這麼說，我還應該感謝父母沒把我生的太醜。」

「的確。」宮真點頭，伸手拿起茶几上的劇本放到膝蓋上，「好了，你出去吧，沒事別來打攪我。」說著翻到中間一頁，上面是密密麻麻用各種顏色的筆做的筆記。

「好、的。」方揚僵硬地擠出一個笑臉，出去之後關上門，轉身背靠在門上，一手捂著胸口一手捏成拳頭，覺得有要吐血的衝動。

媽的好想打他！但是身為一個專業的、優秀的服務人員，且身兼酒店的服務部經理及老闆之一，他不能做這種自砸招牌的事。

只是宮真實在是太挑戰他的極限了，他不知道這傢伙有沒有朋友，但生活裡這樣的人一定不受歡迎，誰跟他一起過日子絕對是種煎熬。

接下來兩天，宮真一如既往的挑剔，除了方揚之外願意去宮真房間服務的人越來越少，事實上宮真剛來的時候一群人為了目睹這位知名作家的風采還爭著搶著要去，結果現實是殘酷的，一個個的全部鐵羽而歸。

其實方揚也不想去，可身為總統套房專屬管家的他沒得選擇，況且第一次和宮真見面的時候他已經信誓旦旦地保證一定會為客人提供滿意的服務——現在想想真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親自將咖啡送給宮真，從總統套房出來之後，方揚覺得他的腳步從來沒有這麼沉重過，每天來這裡都跟赴刑場似的，他碰到過不少無理取鬧的客人，但是那些人他都可以輕鬆應付，可宮真不行，因為宮真的口才比他還好，每每把他說的啞口無言！

方揚幹了這麼多年的服務業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力不從心。

回到休息室，方揚看了一眼錶，還沒到午飯時間，他也沒什麼胃口，剛想去泡杯咖啡提提神，有人進來了。

一回頭，看到對方的一瞬間方揚簡直要熱淚盈眶，叫了一聲，「大哥！」

這一聲實在是又激動又悲切，方勵門還沒來得及關，就被嚇了一跳，站在門口微微一挑眉，有些好笑地問：「怎麼了？」

他嗓音低沉，充滿磁性，讓人莫名安心。

方勵是方家的長男，方家兄弟五個，方勵是老大，方揚排行老三，後面還有兩個

妹妹，五人之中只有方勵和方揚在家裡的酒店工作，除了最小的妹妹還在上學之外，其他人各自有發展。

這幾天方勵休假，方揚有苦無處說，此時簡直想衝上去抱著大哥哀號。

「大哥你終於回來了！」

看著朝他奔過來一臉委屈激動的弟弟，方勵伸手在方揚腦門上推了一下讓他停住，問：「到底怎麼了？」

「有個傢伙實在太難搞了……不過，還好你回來了。」方揚咧嘴一笑，從方勵進門的那一刻就已經計上心來。

方勵微微皺眉，方揚在酒店裡很受歡迎，加上他服務態度很好，極少會被為難，所以也很少有這樣抱怨客人的時候。

「哪裡的客人？」他問。

「總統套房。」

方勵微微一挑眉，住總統套房的客人挑剔一些似乎也算是情理之中。

「不是有劇組在酒店拍戲嗎，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寫小說的作家就住總統套房，簡直非人類。」方揚撇撇嘴。

非人類？方勵笑了，很少聽方揚這樣形容別人。

「他怎麼非人類了？」

「他……」方揚原本想把宮真近日的種種「惡行」向方勵控訴一番，但話到嘴邊突然又嚥了回去，神祕一笑，「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方勵皺眉，「我的假期還沒結束，今天只是回來拿東西的……」

「我知道大哥你的假期還沒結束，就這一次，之後我把假補給你，算你加班費。」

方揚朝方勵擠擠眼，彷彿將任務交給了他一般伸手拍了拍他的肩，一副「你是救世主」的表情。「辛苦了大哥，你加油吧，我知道沒有你搞不定的客人，那個非人類就交給你了。」

他對方勵有信心，自家大哥的性格脾氣他再清楚不過，管教人是最拿手的，這麼多年家裡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哪個不是被他管得服服帖帖的？

至於那個挑剔的作家……說真的，他突然開始期待大哥和宮真碰面了，他怎麼沒早點想到讓大哥回來呢！

看著方揚一臉陰謀得逞外加看好戲的模樣，方勵隱約覺得事情不簡單，不過既然方揚這麼說了，那提前回來上班也無所謂，反正最近他無聊的很，要是回來上班能碰到一些有趣的事，倒也未嘗不值得。

「好吧，那就從明天開始，別忘了你說的補休和加班費。」

方揚點頭如搗蒜，看著自家大哥的寬肩細腰，回想了一下那後背和手臂上線條漂亮的肌肉，心裡琢磨著，他大哥總不至於被嫌棄長得不好看吧……

## 第二章

電視劇的拍攝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算順利。

中午的時候要拍一場幾個主要角色一起在圓桌用餐的戲，借用了酒店的一間小宴會廳，幾個酒店的工作人員也要入鏡。

工作人員佈置現場的時候，宮真在一旁圍觀，他雖然挑剔，但也承認玲瓏酒店的確很適合他這部小說的拍攝，至少與他書中描寫的場景很貼切，不會出戲。

因為是場宴會的戲，演員們個個身著華服，女主角身上的裙子更是最新款的高級訂製服，外面都還買不到，因為設計師與宮真是朋友，特意借出的。

演員的表現還算不錯，沒有太多 NG，導演分別同他們說了幾遍戲，最終拍出來的效果算是如人意。

中途有一個鏡頭因為畫面不完美，有張桌子顯得有些空曠，宮真還親自上陣坐在那裡露了個背影。

上午最後一場戲拍完，宮真和導演聊了幾句，剛準備要走，身後突然有人叫了他一聲——

「宮老師……」

宮真回頭，是女主角，和平時的清純造型不同，今天她穿的是件黑色的細肩帶禮服，塗了復古紅的唇膏，更有一種嫵媚風情。

「宮老師，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飯？」女主角微笑著問他，表情很坦蕩，只是笑容裡還有一絲羞怯，尺度把握的非常好。

除了第一天之外，宮真基本上只在拍戲的時候出現，出現的時候也只是在一旁安靜地看著他們拍戲，所以能跟他交流的機會很少，這一次可不能錯過，跟宮真搞好關係，於公於私都對自己有利。

宮真沒說話，看了看她。

他小說中的女主角是個狠角色，為了復仇不惜一切，改頭換面，從零開始，那些愛她的、她愛的人最後統統死在她的計畫裡。

現實中宮真也偏愛這樣的蛇蠍美人，很有挑戰性。

若她真的是這樣的女人，他倒會對她有興趣，可惜，她不是。

於是，宮真微微一笑，「不了，我還有稿子要趕。」任何時候對作家來說這都是個好理由和藉口。

女主角臉上難掩失望之情，但還是笑著說了句，「辛苦了。」

宮真沒說話，轉身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回到房裡休息一下，他就待在房間裡寫稿，周圍異常安靜，幾乎只有飛快敲擊鍵盤的聲音，直到耳邊隱約傳來一陣細細的雨聲，抬頭看向窗外，才發現下雨了。山裡的天氣總是有些多變，傍晚的這場雨也只下了幾分鐘，一掃而過，將整片山林沖刷了一遍，葉子的顏色更綠，空氣更加清新。

宮真也就只是在房間裡遠眺了一下這片景色，又回頭繼續寫稿。

凌晨兩點多，宮真寫完稿子，洗了個澡之後穿著黑色的絲質浴袍走出浴室，腰帶鬆鬆垮垮地繫著，每走一步都能隱約看到大腿根部及私密部位。

隨意擦了擦頭髮，扔掉毛巾，他頂著半濕頭髮點了根煙站在落地窗前，玻璃上還留著雨水沖刷過的痕跡。

除了酒店周圍的燈光之外，整個山上一片漆黑，有人在一樓露臺放煙花棒，一朵一朵的火花閃現，暫時點亮了這個夜晚。

宮真揚起嘴角無聲一笑，突然覺得整個人都輕鬆起來，今晚應該會睡得不錯。

「宮先生，該起床了。」

宮真半張臉埋在柔軟的枕頭裡，模糊之中聽到一個好聽的聲音，睡得更香了，甚至扯了扯被子，露出一雙長腿。

「起床了……」

那聲音又叫了一遍，宮真「嗯」了一聲，半點沒有要起來的意思，然後下一秒他

突然覺得屁股一疼，隨後整個人「砰」的呈大字形趴在地上，甚至好像聽到了「啪唧」一聲。

還沒來得及理會摔疼的鼻子，他一下跳了起來，腦袋左右來回看著，表情凶惡的咒罵，「操！怎麼回事？怎麼了？誰？誰偷襲我？」

一回頭，發現一個陌生男人像沒事一樣站在床邊，穿著和管家一樣的衣服。

「宮先生，起床時間到了。」方勵很平靜地說了一句，好像根本沒看見他摔下床。

宮真氣得鼻子都歪了，看了一眼男人那兩條包裹在黑色西裝褲裡的大長腿，咬著牙問：「你就是這樣叫客人起床的？」

之前方揚被宮真說做不好的事，其中一件就是叫他起床。寫稿時宮真時常會日夜顛倒，晝伏夜出的他像個夜行動物，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習慣不好，所以時不時會調整一下生理時鐘，這時候鬧鐘是不管用的，需要有人準時叫他起床。

而方揚幾乎從來沒有完成這項任務，無論他怎麼溫柔的提醒躺在巧克力色大床上的人該起床了，得到最多的回應也不過是一個瞪眼，有時還有一個「滾」字，氣得他就差上去揪著頭髮甩巴掌了。然而對方勵來說，這不算什麼事。

「剛才您翻身時候不小心翻下床，我沒來得及拉住您。」方勵臉不紅心不跳地說，還皺著眉鄭重地說了聲，「非常抱歉，是我的失職。」

雖然很肯定就是這個男人把自己踹下床的，但是又沒有證據，宮真一時還真不知道怎麼反駁，氣得連罵人的話都說不出來了，不過他很快發現了不對。

瞪著眼前的男人，他擰著眉問：「你是誰？」

方勵微微頷首，「您好，我是方勵，您的新管家。」

新管家？宮真像打量豬肉一樣將男人從頭到腳惡狠狠地掃視了一遍。宮真與方揚身高相差無幾，而方勵則要比方揚高小半個頭，最開始方勵為宮真帶來的違和感正是因為兩人的身高差。

強壓下怒火，宮真揚起嘴角，「你穿這身衣服倒是比之前那個性感。」

雖然是誇獎，但是諷刺的意味更重一些，但方勵彷彿聽不出來似的，面帶微笑地說：「謝謝。」

皺了皺眉，宮真深吸了口氣，轉身走到沙發前坐下，先點了根煙抽了兩口，然後蹺起一條腿，毫不在意身上只穿了條內褲。

「之前那個呢？」他瞟了眼方勵的臉，「你們是兄弟嗎？」

「是的。」方勵跟了過來，中途欣賞了一下宮真的一雙長腿還有已經初步形成的腹肌，成天坐著的人還能有這樣的身材，看來平時沒少運動。

「他臨時有別的事情，所以由我來接替他。」

宮真笑了一聲，對這個理由不置可否，然後看到方勵走到一旁很自然的將他昨晚洗澡時扔在地上的衣服撿了起來，三兩下疊整齊放在一邊。

這樣一個高大的男人做起這種事居然沒什麼違和感，甚至還有一絲優雅的味道。

宮真再次打量了一下眼前這個站得筆直的男人，大腦飛快運轉著。

說真的，單就外形和氣質上來說，方勵很適合這部電視劇中的一個角色，不過也只是想想而已，他可沒打算管這種事。

彈了一下煙灰，宮真起身似笑非笑地問：「你弟弟有跟你說我很挑剔嗎？」

方勵沒回答，想到之前方揚的抱怨，只是微微一笑。

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讓宮真挑不出什麼毛病，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就這樣被帶了過去。

「酒店的宗旨就是為客人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您的一些習慣和要求我已經知道了，今後有什麼需要可以跟我提出，我會盡力滿足。」

宮真沒說話，看了看方勵，突然問：「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你？」

方勵微微一笑，「我前些天放假，今天剛回來。」意思是他們之前應該不可能見過。

宮真「哦」了一聲，沒再說什麼。

時間還早，離開拍還有一段時間，而宮真的一日三餐基本都是在房裡吃的，方勵於是問：「您現在需要用早餐嗎？」

想了想，宮真覺得還是不要跟自己的肚子過不去，有點兒不耐煩地點頭，「兩杯咖啡。」

「無糖拿鐵是嗎？」看宮真沒反駁，方勵點頭，「我知道了，還有聽說您很喜歡

昨天早上的奶油鬆餅，因為今天還有其他主食，所以只為您準備了一小份。」

還真是將他的喜好都瞭解清楚了……宮真在心裡陰陰地笑了笑，看著方勵離開時的背影，陰惻惻地想著看他能堅持幾天。

他不會因為被踹下床的事去投訴方勵，因為那樣的話酒店勢必會給他換一個人來，就沒意義了。

剛才的那一腳，他一定會自己還給他的。

方勵把宮真吃完的早餐收拾好，一回到廚房就受到熱烈的矚目。

雖然方勵的能力有目共睹，在酒店工作這麼多年都沒接到過投訴，並且得到過客人的一致好評，但宮真和一般客人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和宮真打過交道的酒店工作人員都替方勵捏了一把汗，但又隱約有些期待兩人交鋒的結果。

方勵倒是毫不在意，泡好了茶送到房間。

寫東西時旁邊一定要有茶，這是宮真的習慣，第一天入住的時候他就跟方揚說過了，方勵自然也是知道的。

之前宮真一直覺得酒店的茶泡得要麼不夠香，要麼就是加了別的東西香過頭了，根本嘗不出茶味，但這次的茶味道真的不錯，出奇的對他的胃口。

看著宮真一連喝了好幾口，方勵問：「您覺得怎麼樣？」

宮真放下茶杯，「嗯」了一聲，面無表情地說了句，「比之前的好喝一點。」

方勵微微垂下眼，並沒有露出被誇獎時的欣喜或者欣慰，甚至連一點兒客套都沒有，只是淡淡回了句，「您喜歡就好。」

宮真又喝了一口，簡直回韻悠長，突然想到什麼，他眉一皺，問方勵，「這是你泡的？」

「是。」

宮真有點無語，這麼好喝的茶竟然是出自這個男人之手……

一手拿著茶杯，另一隻手撐在下巴上，宮真靠在桌上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男人，說實話，方勵不像個管家，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冷漠感，更別說親切和藹了，不過做事情好像挑不出什麼毛病來……除了早上那一腳。

想到自己被踹下來的事，宮真就一陣咬牙切齒，連他媽都沒打過他的屁股！

看著宮真臉上憤恨的表情，方勵彷彿知道他在想什麼，並不在意，問：「還有什麼需要嗎？」他知道接下來是宮真的工作時間，不希望有人打攪。

宮真看了他好一會兒，最後還是決定秉持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原則，擺了擺手，

「沒事了。」說完，他轉身投入到工作中，聚精會神對著電腦螢幕狂敲鍵盤。

方勵後退一步，轉身有意識的放輕腳步離開了。

等他走了之後，宮真突然停了下來，回頭皺著眉看了一眼關上的門，幾秒之後，才又繼續打字。

當天中午的午餐是其他人送來的，宮真剛好寫完計畫的部分，正在看接下來要拍

的劇本，看到送餐的人並不是方勵，順口就問了一句，「方勵呢？」

送餐的服務生愣了一下，這還是宮真第一次跟他說話，以前根本就沒正眼看過他。

「方經理去看新到的食材了。」

宮真皺了皺眉，「他連這些也要管？」

「是。」服務生笑了笑，「他有很多事要管的。」

宮真沒再說什麼，讓他把午餐放下然後繼續看劇本。

下午宮真去了拍攝現場，今天的幾場戲很長，宮真雖然不怎麼發表意見，但也一直在現場待到了很晚，連晚飯都是在現場和劇組一起吃的。

劇組一直拍到快九點才收工，宮真獨自回房間，中途快要進電梯的時候碰到了方揚，後者一身便服，像是剛下班，看到宮真，方揚心情比之前好了很多，主動打招呼。

「宮先生。」

宮真微微一笑，沒說話。

原本打過招呼、擦肩而過也就算了，不過方揚的一顆八卦心燃起了熊熊烈火，況且現在是他的下班時間，他也沒穿制服，跟客人聊聊也沒關係吧。

「怎麼樣？」他笑嘻嘻地問：「新管家還不錯吧？」

宮真微微一挑眉，突然覺得這兄弟倆性格相差很大。他不能肯定方揚知不知道方勵把他一腳踹下床的事，但這事絕對不可能從他口中說出來。

「不錯。」他微微一笑，「方勵先生是個很認真的人。」黑心腸王八蛋一個！

方揚「噗哧」一聲樂了，「對，他的確認真，就是太認真了……」說到一半不知道又想到什麼，又嘿嘿笑，看得宮真直皺眉。

「好了，不打攪你了。」方揚終於要走了，朝宮真一點頭，走之前別有意味地說

了句，「祝你們相處愉快。」

宮真看著連背影都散發著一股愉快氣息的男人，總覺得有一絲陰謀的味道……但目前也想不出個所以然，宮真還是回了房間。

直到宮真洗完澡，方勵才再次出現，依舊西裝筆挺，頭髮梳得一絲不苟，宮真則是赤著上身，穿了條灰色的運動長褲，正坐在電腦前查資料，頭也不抬像是沒看見他這個人一樣。

方勵不以為意，先把稍顯凌亂的房間收拾了一下，花瓶裡是早上剛換上的白茶花，開得又好又美，他把落下的一片花瓣拿起來，又把洗乾淨的衣服疊得整齊齊放進衣櫃，做完之後，一轉身，發現宮真站在床邊看他，也不知道看了多久了。

「還有其他需要嗎？」他很自然地問了一句。

幾秒之後，宮真才說：「我要換床單。」

方勵一點頭，「好。」

他剛要去打電話讓人把床單送上來，宮真突然說：「不要讓別人送上來，你親自

去拿來吧。」他笑了笑，「這個時間我不喜歡別人進我房間。」

這根本算不上什麼理由，但也不算是太過分的要求，方勵並沒有拒絕。

「好，請稍等。」他轉身下樓去拿床單。

不到五分鐘他回來了，拿了一條一模一樣的床單替宮真換上，可剛換好，宮真站

在床邊又說：「不行，這條味道也不好，消毒水味道太重。」

不管是不是總統套房，即便是最普通的客房床單也不會有太重的消毒水味，但方

勵仍然只是點頭，淡淡地說：「我馬上再換一條。」

宮真看著方勵毫無怨言地又去拿床單，在心裡冷笑一聲，他的確是在刁難人，但那又怎麼樣？他就是這麼個睚眦必報的人。

在第二次的時候，方勵就確定宮真真的是在故意為難他了，不過他並不在意，還是一次又一次下樓去替宮真拿床單，弄得房務部的人都看不過去了，問他那客人是不是故意的？

方勵微微笑，只說了句，「沒什麼。」

然而前前後後一共換了四條床單，宮真還是沒有滿意。

最後，方勵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會兒，問：「那您到底想要什麼味道的？」

宮真笑了，看著方勵這一晚上上上下下的很是過癮，「我喜歡的味道，就這麼簡

單。」沒錯，他就是這麼惡劣。

連宮真自己也沒有想到這麼快就能報早上那一腳之仇。

方勵看著宮真，對方臉上帶著陰謀得逞的笑容，雙眼露出跟他年齡不相符的古靈

精怪的感覺。

他輕歎了口氣，「我倒是有個方法可以去除床單上的味道.....」

宮真下意識問：「什麼？香水和香熏絕對不行，那樣我寧可聞消毒水的味道。」

方勵沒有馬上回答，而是看了他幾秒，隨後低低笑了一聲。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宮真覺得方勵這聲笑.....跟平時不太相同。

方勵微微揚起下巴舒了口氣，好像在一瞬間放鬆了，隨後幾步走到床邊站在宮真

前方，彎下腰湊到他面前，這才回答，「我脫光了在床上睡一會兒。」

宮真一愣，幾秒之後才反應過來，「你！」

話還沒說出口，方勵從鼻子裡哼笑了一聲，直起身，「我相信比起我的味道你還

是會喜歡消毒水的味道。」

「你怎麼知道.....」宮真說到一半覺得不對，這樣問不就等於說他可能更喜歡方勵的味道了嗎？

方勵笑而不語，伸手摸了摸他的頭，「時間不早了，早點睡吧.....還有，下次把

頭髮至少吹到八成乾。」

宮真愣了，甚至根本沒怎麼反應過來，眼前的男人怎麼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更要命的是.....他竟然覺得臉有點兒發燙。

方勵撩撥完宮真就走了，留下宮真一個人坐在床邊百思不得其解，萬萬沒想到，久經沙場臉皮厚如城牆的自己竟然會被一個男人弄臉紅了。

宮真有點兒後悔，他沒想到那個渾身散發著冷漠氣息的男人竟然會有像剛才那樣的一面，到底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

不過，這才第一天，剛開始.....宮真揚起嘴角，好，跟我玩兒是吧？我就好好跟你玩玩！

長舒了口氣，宮真整個人大字形倒在床上，看著天花板上精美的花紋，床舒服，床單當然沒有很重的消毒水味道，但是被方勵剛才那麼一說，他現在總覺得上面都是方勵的味道。

這讓他一晚都沒睡好.....